

《五彩舆》【三本】

主要角色

海瑞：老生
徐海：净
鄢懋卿：净
冯莲芳：旦
顾慥：丑

情节

李兴往徐海麾下投军，与王汝贤、叶宗满比举千斤大石，授职先锋。徐海问李兴、叶宗满，知顾慥、汪宏、冯莲芳为淳安首富，即使二人带领前往抢掠。鄢富游街示众，徐海见状，敬海瑞为官清正，欲回海岛。叶宗满谓打抢冯、顾两家，与海瑞无涉。徐海又变计，路遇汪彩霞，命人抢走，使汪家备金银来赎。鄢懋卿闻鄢富受辱，大为恼怒。游击宗礼惧祸，禀明鄢懋卿前往解救。时海瑞已将鄢富收监，随即审理顾慥所告一案，将汪彩霞断与冯三元，又说服冯莲芳改变往日行径，许配顾慥为妻。忽闻汪彩霞被劫，当即率领衙役前往追赶。适鄢懋卿、宗礼二人前来理论，海瑞因贼情紧急，不顾而行。鄢懋卿命二衙赵汴湖释鄢富，赵汴湖不许。鄢懋卿殴之，赵汴湖高声呼救，鄢懋卿乃舍之而去。宗礼往追徐海，为李兴所败。冯莲芳、顾慥、冯三元等一行正欲归家，忽闻家中被劫，顾慥责冯莲芳为八败星，冯莲芳含恨夺棍往追徐海。海瑞与徐海相见，劝徐海归降，为徐海劫走。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十八集：伍月华藏本整理

【第一场】

(王汝贤扮大肚式上，起霸。)

王汝贤 (念) 仗剑沧海斩六蛟，朱家不用起波涛。气吐虹霓三万丈，临风啸海天地摇。
(白) 俺王汝贤，福建人也。手可捉蛟，力能扛鼎。只因严嵩当道，世路不平，俺驾海船投于浙江金鳌大王徐海麾下作了大将。今日大王亲临海岸，招兵聚将，夺取三江地面。俺披挂整齐，在此伺候。

(【发点】。众海卒、四喽将、徐海同上。)

徐海 (点绛唇) 雾锁青岚，气吐霄汉，剑光寒，鼓舞龙潭！乘风取江南。
(念) 江海苍茫水逆流，钱繆原非是吾俦。英雄漫跨八千里，欲定东南八百州。
(白) 孤、金鳌大王徐海是也，浙江人氏。因与贼官污吏不合，聚众海上。孤想金鳌一岛，焉能抵旱土官兵？欲图大事，终难坐守。是俺调齐海岸船只，招兵聚将，夺取浙江州县。

王汝贤！

王汝贤 (白) 在。

徐海 (白) 有投军之人，引来见孤！

王汝贤 (白) 得令。

(叶宗满上。)

叶宗满 (唱) 冯莲芳鞭打实可恨！
欲图报仇投海滨。
(白) 俺叶宗满。只因家贫雇与冯家，保护冯三元。谁想冯莲芳那丫头把俺当作奴才看待，用皮鞭拷打与我，欲想杀她报仇，又被她羞辱。闻听金鳌大王海岸招兵，前来投军。看营门外坐着一员将官，向前问来！
喂，这是何人的营帐？

王汝贤 (白) 金鳌大王营帐。你是何人？

叶宗满 (白) 俺姓叶名宗满，乃淳安县人氏。闻得大王招兵聚将，特来投军效力。

王汝贤 (白) 候着！

叶宗满 (白) 知道了。

王汝贤 (白) 禀大王：营外有大汉前来投军。

徐海 (白) 传他进来!

王汝贤 (白) 是。
投军的，大王传你，小心了!

叶宗满 (白) 知道了。
(唱) 营门之将威风凛，
纵是英雄也心惊。
大胆且把营帐进，
投军人到。

王汝贤 (白) 投军人到。
叶宗满 (唱) 低头跪倒地埃尘。

徐海 (白) 呀!
(唱) 此人面恶心必狠，
莫非奸细来探营?

(白) 呔，看你这人情形可疑，莫非是江南奸细前来窥探么?

叶宗满 (白) 哎呀大王哪!
(唱) 宗满是名叶是姓，
向来闲居淳安城。
因与冯家结仇恨，
前来投军报冤情。

徐海 (白) 既然是真，孤家正是用人之际，有何本领?

叶宗满 (白) 小人力有千斤，刀枪纯熟。

徐海 (白) 如此封你将军首领，帐下披挂。
王汝贤带他下去!

王汝贤 (白) 是。

叶宗满 (白) 谢大王。
(唱) 叶宗满今日转时运，
大王一见就施恩。

(叶宗满下。)

王汝贤 (白) 呔，下面听者，与新来投军人披挂!

(龙套内应。)

李兴 (内白) 走哇!

(李兴上。)

李兴 (唱) 只为一时嘴不稳，
满盘棋子全不赢。
(白) 吾李兴儿，卖柴为生。作的好好生意，那日走至天官庙前，遇见一群客官叫我引路，带他们到顾家庄去。哪知是贼官鄢懋卿的女人，被顾慥错抢去了! 顾府家丁看见是我引去，他们将我的房子拆了，还要将我捆起责打。我又怕鄢懋卿追问我在庙前骂他之事，只得抛家逃外，闻听金鳌大王招兵聚将，我亦亡命之徒，看那边坐着一员大将，向前答话。
喂大哥! 这里可是招军的?

王汝贤 (白) 呔!

(李兴怕。)

王汝贤 (白) 你是投军么?

李兴 (白) 我是投军的。

王汝贤 (白) 看你好似没吃饭的样儿，怎么也来投军?

李兴 (白) 是是是。

王汝贤 (白) 禀大王：投军人求见。

徐海 (白) 带进来!

李兴 (白) 哎呀，我是没吃饭的，待我先用点东西再来。

(李兴下。)

王汝贤 (白) 呔，投军人! 啊，怎么走了。

众海卒 (白) 传!

王汝贤 (白) 启大王：投军人走了!

徐海 (白) 二次都不顺遂，小心伺候!

王汝贤 (白) 是。
 (王汝贤坐。李兴上。)

李兴 (白) 果然是人要饮食，马要草料，吃了二碗糟豆腐，二碗冬菜汤，觉着有了精神了。
 王汝贤 (白) 呔，你往哪里去了？
 李兴 (白) 你说我像没吃饭的样儿，我去吃饭去回来了。
 王汝贤 (白) 好生伺候！
 禀大王：投军人又到！

徐海 (白) 快传进来！
 王汝贤 (白) 呔，大王传你，小心去见！
 李兴 (白) 是。
 叩见大王。

徐海 (白) 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氏？因何前来投军？
 李兴 (白) 大王容禀：
 (唱) 姓李名兴好百姓，
 自来卖柴作营生。
 只为多嘴把路引，
 得罪赃官鄙懋卿。

徐海 (白) 你是卖柴之人被难而来，封你陆军头目。下去披挂与吾看！
 李兴 (白) 谢大王。
 (唱) 此番投军事已定，
 强似卖柴作营生。

(李兴下。叶宗满穿甲胄上。)

叶宗满 (唱) 人生事业有定分，
 披挂就是大将军。

(徐海看叶宗满。)

徐海 (笑) 哈哈！
 (唱) 孤家看他威风凛！
 恰似开国常遇春。
 (白) 看他披挂起来，竟是一员上将的品貌。你既是淳安县人氏，熟知地理，孤家封你为前站先锋挂印领队。

王汝贤 (白) 且慢！启大王：叶宗满初到我营，未知他武艺，焉能挂得先锋大印？
 叶宗满 (白) 大王恩典！将令已出，你一旁多嘴，敢是不服？
 王汝贤 (白) 住了！你是初来的无名小子，敢当先锋重任，俺本来不服。
 徐海 (白) 王汝贤此言有理。孤命你二人比试武艺，谁胜者称为上将。你看那旁有顽石二块，重有千斤，你二人各搬一块上帐，举起者便为先锋。

叶宗满 (白) 这有何难，待某举来！
 王汝贤 (白) 住了！
 (唱) 某家勇力比孟贲，
 谅你难举石千斤！
 叶宗满 (唱) 你我口说无凭信，
 王汝贤 (唱) 下帐举来方算能。

王汝贤、
 叶宗满 (同白) 请！
 (王汝贤、叶宗满自两边分下。)

徐海 (笑) 哈哈！
 (唱) 古人闻勇孤不信，
 今日眼前果是真。

(王汝贤、叶宗满各抱一块石自两边分上对舞，相碰，同放石。)

叶宗满 (白) 呔，俺将石举起，你服我不服？
 王汝贤 (白) 石有轻重不同，你我换着再举。
 叶宗满 (白) 换着举，有何不敢，请！
 (王汝贤、叶宗满各换石起舞，将石碰坏，同厮打抱着滚，李兴盔甲歪斜上，被王汝贤、叶宗满碰倒，起。)

李兴 (白) 哎呀呀，你二人！呔，住了！你二人为何这样厮杀？

王汝贤、
叶宗满 (同白) 俺二人抱石赌力，争夺先锋大印。你休多口！
李兴 (白) 住了！原来为了这两块石头？些小之事，你们闪开！待我替你们丢开就是了。

王汝贤、
叶宗满 (同白) 呔此乃千斤重石，你怎么丢得开？快站开了罢！
李兴 (白) 哦，你们不信，我就替你们丢开，免得争论。
(唱) 可见你们不安分，
两块顽石又相争。
解和双手不用劲，
(李兴双拿二石，王汝贤、叶宗满、徐海同惊，李兴丢左手石。)
李兴 (白) 站远些！
(唱) 你看我勇力能不能？
(李兴丢右手石。)

王汝贤、
叶宗满 (同白) 哎呀，看他不出，果然力量过人。
徐海 (笑) 哈哈。
(唱) 王、叶二将休争竞！
先锋今要让李兴。
(白) 王汝贤、叶宗满，你二人力量不如李兴，先锋大印让与李兴。不许争论了！

王汝贤、
叶宗满 (同白) 遵命。
徐海 (白) 李兴，孤今封你开路先锋，统兵领队。
李兴 (白) 多谢大王。
徐海 (白) 你二人既是淳安县人氏，可知道该县谁是富户？谁有才能？
李兴 (白) 富户要属顾家庄顾慥为第一财主。其余太宰汪宏也有数百万家私。
徐海 (白) 才能武艺还有谁人呢？
叶宗满 (白) 冯家庄有个女子，名叫冯莲芳，绰号女阎王，倒有十全的本领，家财也有数万。她就是小人的仇人。
徐海 (白) 孤家要收取才人，又要抢夺金银，你二人既然知道有这些财主，急速发兵前去！
王汝贤 (白) 且慢！淳安县离此数百余里，各镇俱有兵马，明去，只恐难过！
徐海 (白) 此言有理。我同李兴等假扮客商前去淳安县劫抢。你可带着大兵守扎海岸，准备接应。

王汝贤 (白) 遵命！
徐海 (白) 李兴、叶宗满带领众将扮作买卖客商同到淳安县去者！
(徐海换衣。)

徐海 (白) 听我令下！
(唱) 改头换面装百姓，
卸甲脱袍现旧形。
佣工挑柴与卖饼，
孤家也扮衙役形。
兵扎海岸防接应，
此去必须见机行。
(徐海、李兴、叶宗满同下。)

王汝贤 (唱) 大王此去必得胜！
把守寨门要小心。

(众人同下。)

【第二场】

(汪彩霞上。)
汪彩霞 (唱) 幸生长太宰家富贵安享，
年二八未曾赘乘龙东床。
且幸得知趣母作伐得当，

逼父亲退顾家允了冯郎。

(白) 奴家汪彩霞。自幼心爱表兄冯三元才貌，颇有西厢之约。不意心狠父亲将我许配顾慥！幸有母亲极力挽回，仍许冯家。言定初七日前来迎娶，今已过期，叫我好担心也！

(唱) 怀吉士误佳期出人意料，
不由我敛春心珠泪几行。

(冯氏上。)

冯氏 (唱) 冯三元因何故失我指望？
闺阁内难怪这女儿悲伤。

(白) 儿呀，为何在此啼哭？

汪彩霞 (白) 女儿命苦，辜负母亲养育之恩也。

冯氏 (白) 哎呀儿呀，冯三元他非薄倖之人，必然为了什么事才误迎娶之期。我已命人前去探问，等他回来便知明白。儿不要哭坏身体！为娘保管成就冯门这段姻缘就是。

汪彩霞 (白) 儿知道了。

(汪太上。)

汪太 (念) 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
(白) 参见夫人小姐！

冯氏 (白) 苍头回来了，打听冯姑爷因何事误了佳期？

汪太 (白) 老奴前去探听明白，原来冯姑爷与冯莲芳姑娘被赵二尹拘到县衙去了，因此误了佳期。

冯氏 (白) 他姐弟为了何事被县官拿去？

汪太 (白) 只为冯姑娘在门前禁止行人来往，打了新上任的知县，因此被拿。路上又遇顾慥喊冤告我老爷图财赖婚，告冯姑爷霸占强娶，县官大怒，命赵二尹一齐拿进城去了。

冯氏 (白) 这便怎么办？

汪太 (白) 哎呀夫人哪！我想老爷原收顾慥千金重聘，如今冯顾两家俱在县衙，倘若县官将小姐断与顾慥，如何是好？

汪彩霞 (白) 我好命苦也！

冯氏 (白) 汪太，你可知道县官姓什名谁，为官如何？你多带金银前去打点打点，将小姐断与冯家方好！

汪太 (白) 夫人断断使不得！老奴闻听这个县官名叫海瑞，在京作主事之时，就难说话。他也曾大闹严太师之府，因此将他发出来作知县，岂是银钱买得动的呀。

冯氏 (白) 这便怎好？汪太，你可有什么主见？

汪太 (白) 老奴倒有一计，只怕小姐不肯。

冯氏 (白) 你且讲来！

汪太 (白) 海瑞既是清官，问案必然体贴情理。夫人瞒着老爷带了小姐乘轿进城，打听海瑞审问此案之时，你老带了小姐在海老爷面前禀知小姐与冯家婚姻之事，那海瑞若是允准，老爷也就无法了。夫人看此计如何？

冯氏 (白) 此计甚好，不知吾儿意下如何？

汪彩霞 (白) 孩儿愿去。

冯氏 (白) 但愿如我心愿！

汪太 (白) 汪太，吩咐外厢备两乘小轿，就说夫人同小姐观音庵拈香。
外厢听者！夫人同小姐观音庵拈香，备小轿两乘！

(轿夫内应，轿夫上。)

轿夫 (白) 小轿现成。

汪太 (白) 小轿备好，请夫人小姐上轿！

冯氏 (白) 儿呀，就穿随便衣服，用青绸一块遮面就是。

汪彩霞 (白) 晓得了。
(唱) 为终身见官吏并非荒唐，
况有我老母亲随在身旁。

冯氏 (白) 苍头！
(唱) 你须要紧跟随休要别往！

见了那海知县求判鸾凰。

(众人同下。)

【第三场】

(汪宏上。)

汪宏 (笑)

哈哈!

(唱)

倒是我老眼睛在人之上，
冯三元果然是薄倖儿郎。

(白)

可笑夫人真不懂事，竟把个女儿许与内侄冯三元为妻。约定初七日来娶，我家已挂红结彩备办齐整，谁想竟成画饼？哈哈，到底不及我许的顾慥，还遣媒人来屡次吵闹，不肯收我退婚的聘礼，如今正好奚落夫人，将女儿配了顾慥。

丫鬟！请夫人出来！

丫鬟 (白)

夫人同小姐观音庵烧香去了。

汪宏 (白)

可见是妇人的见识，谁道那老佛爷还管你女儿婚姻大事么？

(院子上。)

院子 (念)

富贵门前新气象，客来不愧旧乡绅。

(白)

禀老爷：本县二衙赵汴湖拜见，有要事面商。

汪宏 (白)

说我有请！

院子 (白)

赵老爷有请！

(众人役、赵汴湖同上。)

赵汴湖 (念)

莫笑林居辞禄客，依然古道读书家。

(白)

啊太宰！

汪宏 (白)

父台光临，未曾远迎，望乞恕罪！

赵汴湖 (白)

岂敢！

汪宏 (白)

请坐！

赵汴湖 (白)

有几句话立谈了罢。

汪宏 (白)

父台有何见论？

赵汴湖 (白)

学生奉本县新任堂翁之命，请老大人赴县衙议事！

汪宏 (白)

哦，海刚峰到了任么？

赵汴湖 (白)

正是。

汪宏 (白)

不知接我何事？

赵汴湖 (白)

闻听为冯、顾两家婚姻。

汪宏 (白)

哪一家告了我？

赵汴湖 (白)

这却不知底细。

汪宏 (白)

既为此事，就烦明公禀告与县台说：我随后差家丁去听审便了。

赵汴湖 (白)

哎呀呀，老大人，这个海棠翁最难说话的，若命家奴顶案，必不好看。请老大人亲自到堂，或冯或顾，一言为定，以免拖累他人，岂不是好？

汪宏 (白)

唉，海瑞我是久仰他难缠，偏偏作了本县父母官。赵父台说不得了，我就同你走上一遭罢！

赵汴湖 (白)

老大人请！

汪宏 (白)

请啊！

(唱)

嫁女儿嫁出了平地波浪！
知县官他要我太宰上堂，
为女儿婚姻事勉强一往，
见海瑞好比那五殿阎王。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四喽兵扮买柴人同上，李兴扮卖柴人上，徐海、众人役扮挑水者、乞丐、卖饼者同上，叶宗满扮捡粪者上。)

徐海 (唱)

改扮了买卖人假充百姓，
离海岸数百里四路经营。

淳安县好一派富丽风景！
为什么大街上乱闹纷纷？
俺……

(白)

(徐海四面看。)

徐海 (白)

金鳌大王徐海，带了众将改扮买卖客商，私探淳安县，心想探路劫抢汪、冯二家。进得城来只见百姓纷纷闹嚷，不知为了何事？
众伙伴！

李兴、
叶宗满、
四喽兵、
众人役

(同白)

在。

徐海 (白)

你等俱要小心防范！

李兴、
叶宗满、
四喽兵、
众人役

(同白)

那是自然。

徐海 (白)

那旁来了一群男男女女，你我闪在一旁，看个明白。

(驼子、瞎子、秃子、拐子、众百姓、众妇女同上。)

众妇女 (同唱)

歌舞盛世从来有，
官到冰清自古无。

(同白)

好太爷，好官哪，大家看看。

徐海 (白)

请问列位，你们为什么这样热闹？

百姓甲 (白)

是你不知：我们这里新上任的县太爷官讳海瑞，是个正直无私的好官。昨日去迎接什么大人，锁拿了一个奸臣的家丁，因此我们都上街来观看清官的。

徐海 (白)

原来如此。

众百姓 (同白)

不用挤了，太爷来了。

(四旗、四牌、二板、二棍、吹鼓手、伞夫、轿夫抬鄢富同上，海瑞上。)

鄢富 (唱)

淳安县欺上司捕风捉影，
莫须有三字狱又出此人。
平白的捶打我绳拴索捆，
好一似求雨神城隍出巡。

(【大吹大转】。)

海瑞 (唱)

这是你自作自受自己受困，
你爱热闹又何妨锣鼓相迎。
偏遇着我海刚峰凑你高兴，
也不枉你跟一场监政大人。

二板、
二棍

(同白)

鄢管家，要你嚷！

鄢富 (白)

不要嚷罢！

二板、
二棍

(同白)

不嚷，就打你的骨头。

鄢富 (白)

不要打，不要打，我嚷，我嚷。唉，罢了，

(唱)

似这等绝户计又奸又狠！

十字街众百姓吵闹成群。

若不喊打得我疼痛难忍，

(白)

也罢！

(唱)

脸一丢我只得暂顾残生。

(白)

众百姓听者：吾乃总理监政鄢懋卿大人得力的管家，名叫鄢富。只因讹诈各州、府、县的供用银钱，今被淳安县太爷查出拿住，奉求哪位看的乡、宦、绅、缙老爷，看在我鄢大人份上，在海老爷面前讲个人情，救全小人的性命，感恩非浅！

(【打鼓吹号】。众百姓同喝彩。)

百姓甲 (白)

列位呀，你道轿内抬的是哪个？原来是奸臣鄢懋卿的家奴。鄢懋卿这王八羔子，

一路而来讹诈官长，骚扰百姓，天眼恢恢，今日被我们海太爷访拿住了，大家打死这个狗才，出出气罢！

众妇女（同白） 我们拿簪子锥这个杂种！

海瑞（白） 哎呀众百姓，不可啰唆！

百姓甲（白） 你们不要动手，听老爷说话！

众百姓、
众妇女（同白） 是，听大老爷吩咐！

海瑞（白） 此人虽然不好，老爷自有王法处治与他。你们不可多事，听我吩咐！

（唱） 鄙管家与本县并无仇恨，
最不该淳安县讹官扰民。
审问后我还要参奏一本，
尔等要遵王法各保声名。

百姓甲（白） 青天老爷说得是。我们百姓有福，天赐清官。乡邻们让让路，大老爷执事好走哇。

海瑞（白） 人役，吹打起来抬着他走！

百姓甲（白） 众位，咱们跟着到衙门去看审案啊！

（四旗、四牌、二板、二棍、吹鼓手、轿夫抬鄢富同下，驼子、瞎子、秃子、拐子、众百姓、众妇女同拥推下。）

海瑞（笑） 哈哈！

（唱） 非是我沽名誉恃才任性，
作此官行此事食禄报恩。
他纵然权势大手段强硬，
拚着我海刚峰乌纱前程。

（伞夫遮海瑞同下。）

徐海（白） 哎呀！

（唱） 海刚峰他到任这般光景，
观动静骨悚然丧胆惊魂。

（白） 看这海瑞如此行为，不但正直可畏，而且豪气逼人！俺此番到此好差也！

（徐海望门，低声。）

徐海（白） 众好汉，此处有如此清官，咱们悄悄回去罢！

李兴、
叶宗满、
四喽兵、
众人役（同白） 大王为何转去？

徐海（白） 看海瑞如此忠正，不避权恶，爱护黎民。你我抢他的百姓，于心何忍？

叶宗满（白） 大王此言差矣！我们此番前来，为的劫抢冯、顾两家富户。一不打劫贫民，二不骚扰官库，与海瑞无干，有何不可？

徐海（白） 如此先抢谁家？

叶宗满（白） 先抢顾家，后抢冯家，得了金银，绕东而回，便是顺路归海。

徐海（白） 小心带路！

李兴、
叶宗满、
四喽兵、
众人役（同白） 是。

徐海（白） 咳，孤家若得海瑞这等人来扶助，何愁大事不成也。

（唱） 非是我海大王不行仁政，
抢富户为的是足食足兵。
众好汉悄悄行藏首遮影，
转眼间离却了淳安县西门。

（白） 哎呀，出得城来才觉放心，你看那旁来了两乘小轿，甚是体面。
扑鱼儿！

喽兵甲（白） 有。

徐海（白） 假意碰倒，挡住去路。

喽兵甲 (白) 是。

(汪太、冯氏、汪彩霞同上。)

汪彩霞 (唱) 可叹我红颜女魔障未尽，
瞒父亲假烧香去到公庭。
羞答答对县官怎样答应？
无奈何为的是婚姻终身。

(喽兵甲碰轿子假倒，抓住喊。)

喽兵甲 (白) 哎呀碰死人了！救命啊！

徐海 (白) 哇！你们是什么人家的轿子？这样慌忙碰死乞丐，难道不偿命么？

汪太 (白) 住了，你等休得无理！此乃汪宏太宰的夫人、小姐，进城烧香，轿子误碰了一个乞丐，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喽兵甲 (白) 碰煞人了！快快救命呀！

徐海 (白) 哎呀且住，久闻汪太宰为官多年，贪赃受贿，有数万家私。今日他的妻子、女儿撞着俺，也是恶贯满盈。

叶宗满！

叶宗满 (白) 有。

徐海 (白) 你看四野无人，快将这女子抬回海岸大营！孤家随后就回，自有定夺。

叶宗满 (白) 得令。

呔，招打！

(四喽兵同打汪太，叫轿夫抬着走，不抬即打。轿夫抬轿汪彩霞同下。汪太、冯氏同追，二喽兵同走圆场。)

汪太 (白) 不好了，有了强盗了。

(二喽兵同踢汪太倒，二喽兵同下。)

徐海 (白) 汪夫人听者！俺乃宁波海岸金鳌大王，今将你令媛劫去以为质当，决不谋害与她。就烦夫人回去与太宰商议，速备黄金千两、白银五万，差人送到海岸赎回小姐，决不失信。俺去也！

(唱) 俺不是贪酒色劫杀人命！
为的是无兵饷要借金银。
老夫人快回去商议要紧！
贤小姐到海岸请放宽心。

(徐海下。)

汪太 (白) 不好了！

(唱) 这才是天将祸霹雳猛醒，
小姐呀！

(唱) 快挣扎想主意搭救千金。

冯氏 (白) 彩霞！哎，儿啊！

(唱) 实指望见县官婚事定，
又谁知反送了女儿残生。

(白) 汪太呀，方才那贼劫去小姐，言讲什么？

汪太 (白) 那贼乃是海岸贼首金鳌大王徐海。他言道今将小姐抢去决不污辱谋害，只要带了黄金、白银前去赎取，他决不失信。夫人快快回府备办金银，老奴拚着性命也要接回小姐。

冯氏 (白) 金银赎回却也容易，只是我回家难对老爷言讲，你我赶进城去报与县官，请他派兵追赶！追赶不上，再备金银去赎不迟。

汪太 (白) 夫人言得极是。老奴搀了夫人进城雇轿禀官便了。

冯氏 (白) 哎，女儿啊！

(唱) 老天杀作赃官女儿报应，
被海寇抢劫去愧对人云！
悲切切报县官且把城进，
女儿啊！

(白) 老天爷保佑儿玉洁冰清！

(冯氏、汪太同下。)

【第五场】

(鄢贵上。)

鄢贵 (唱) 捧起了西江水难以洗尽！
又是恨又是恼又是不平。

(白) 哎呀呀了不得了，海瑞竟将我伙伴鄢富诓到庙中拷打、勒逼写招，把脸面丢尽了，不得不禀报老爷知道。

(鄢贵走小圆场。)

鄢贵 (白) 老爷快请出来呀！

(二丫鬟、秦氏、鄢懋卿同上。)

鄢懋卿 (唱) 忽听锣鼓响动天！
秦氏 (唱) 何方叱咤笑连天？
鄢贵 (白) 哎呀老爷呀，大事不好了！
鄢懋卿 (白) 何事惊慌？
鄢贵 (白) 那县官海瑞将鄢富诓到庙中，用板拷打，勒逼写了赃银口供。用竹轿一乘将鄢富捆在轿上吹吹打打，抬进城去，一路之上，还要鄢富喊叫。

鄢懋卿 (白) 喊叫什么？
鄢贵 (白) “众位乡宦绅商听者！吾乃总理监政鄢大人的家丁名叫鄢富。我家老爷讹诈各州县，骚扰百姓。”把老爷的丑都丢完了，要拿个主意才是！

鄢懋卿 (白) 哎呀呀海瑞这贼，竟自成了反叛了！
鄢贵，吩咐打轿，待吾进省面见巡抚，参办此贼。

秦氏 (白) 住了！海瑞既然逼着鄢富写了贪赃口供，吹吹打打大街喊叫，人人知道的。你进省参他，难道说他不参你么？

鄢懋卿 (白) 哎呀！
(唱) 怒气中不思想被她提醒，
闻此言不由我胆战心惊。

(白) 哎呀夫人哪，下官忙中无计，请夫人想一良策才好！

秦氏 (白) 鄢懋卿啊，到如今并无别计，你趁早赶到县中用花言巧语与海瑞说和，把鄢富亲笔写的供招诓来撕了，那时节就不怕他了。慢慢的再想妙计，摆布那海瑞便了。

鄢懋卿 (白) 夫人言之有理。
鄢贵，吩咐快快带马，同吾往淳安县去者！

鄢贵 (白) 是。

鄢懋卿 (白) 夫人哪，你好生在此等我！不要再被人抢了你去。

秦氏 (白) 抢了我倒不怕，只要赚银子回来顶好啦。

鄢懋卿 (白) 哎，到底不是好事呀。

鄢贵 (白) 马到。

鄢懋卿 (白) 唉，罢了罢了！
(唱) 淳安县弄的我又羞又恨，
幸喜得夫人回又捆去家丁。
鄢懋卿遇海瑞走了败运，
似这般践踏我所为何情？

(鄢贵带马，鄢懋卿、鄢贵同下。)

秦氏 (唱) 捆家奴到公堂不甚要紧，
怕的是那顾慥说出真情！
叫丫鬟命家丁县中探听！

(秦氏自笑。)

秦氏 (唱) 五万银买了我一世声名。

(秦氏、二丫鬟同下。)

【第六场】

(四兵丁、宗礼同上。)

宗礼 (唱) 才报道鄢懋卿夫人被抢！
又听说捆家丁事更荒唐。

(白) 俺本县游击官宗礼是也。适才官兵报道县令海瑞将总理监政鄢懋卿的家丁捆绑竹轿之上，百般献丑。想鄢懋卿乃是严嵩的羽翼，最当道之人，海刚峰此番惹祸不小。我虽是武官，也负地方之责，急忙飞马赶到县中解救。

左右！

四兵丁 (同白) 有。

宗礼 (白) 打道县衙！

(唱) 海县公因何故这样孟浪？
同寅官不得不解祸为祥。

(鄢贵、鄢懋卿同上。)

鄢懋卿 (唱) 一路上听笑声自觉不像，
心内急哪顾得天色苍茫。

四兵丁 (同白) 禀老爷：鄢大人乘马来了！

宗礼 (白) 小心伺候！

(宗礼下马。)

宗礼 (白) 本地游击官参见大人！

鄢懋卿 (白) 呸！好大的游击官，你们这地方文武官员，俱是反叛。竟敢把我的家丁捆打游街，是何道理？

宗礼 (白) 此乃知县海瑞无知，卑职闻听此事，飞马到县中解救。不想大人亦来，望大人详察！

鄢懋卿 (白) 既然如此，恕你无罪。随吾前往。

鄢贵！

鄢贵 (白) 有。

鄢懋卿 (白) 催马！

(唱) 此时间未确实且莫较量！
到县中看明白再论短长。

(鄢懋卿、鄢贵同下。)

宗礼 (白) 唉！

(唱) 他两家闹纠纷我未沾上，
真果是城门失火鱼儿遭殃。

(宗礼、四兵丁同下。)

【第七场】

(四旗、四牌、二板、二棍、吹鼓手、伞夫、轿夫抬鄢富同上，海瑞上。驼子、瞎子、秃子、拐子、众百姓、众妇女同上。)

众百姓 (同白) 我们都在门外观看老爷审案啊。

海瑞 (唱) 看新闻众百姓塞满街巷，
可笑那鄢家奴这等风光。
这出戏真叫做神清气爽，
忙吩咐书吏们打鼓升堂。

书吏 (白) 老爷回衙，打鼓升堂！

(【吹打】。起鼓升堂。)

海瑞 (白) 吩咐众百姓不可喧哗，将恶奴鄢富带上堂来！

人役甲 (白) 呔，众百姓听者：观看不准喧哗，违者究办。

(众百姓同应。)

人役甲 (白) 鄢富上来！

鄢富 (白) 海瑞海瑞，你糟蹋了我，只恐你性命难保！

海瑞 (白) 呀呀呸！此乃朝廷法堂，还敢不跪？

左右！

众人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打膝盖！

众人役 (同白) 是。

(鄢富跪。)

鄢富 (白) 哎哎，我到了外国了。
 海瑞 (白) 鄢富！你同你主人讹诈各州县，骚扰百姓，供招是实，情罪理当，法所难容。
 禁卒！
 禁卒 (白) 有。
 海瑞 (白) 将他钉肘收监！
 禁卒 (白) 走！
 鄢富 (白) 海瑞，你好狠毒哇！
 禁卒 (白) 走罢！你们少害百姓就好了。
 (禁卒带鄢富同下。赵汴湖、汪宏同上。)
 赵汴湖 (唱) 奉堂翁拘乡绅太宰传到，
 汪宏 (唱) 入县衙只觉得魂散魄消。
 赵汴湖 (白) 太宰请少待！下官回禀堂翁，必有奉迎。
 汪宏 (白) 请！
 赵汴湖 (白) 禀堂翁：乡宦汪宏传到！
 海瑞 (白) 请！
 赵汴湖 (白) 有请汪大人！
 汪宏 (白) 老父台，治生拜见！
 海瑞 (白) 老先生请了！
 汪宏 (白) 久仰清辉，今幸得瞻帙范，实慰平生之望也。
 海瑞 (白) 今日是生员顾慥控告老先生骗财赖婚，为此相请前来对案。并非请乡宦宴会，何须歌颂之词？
 汪宏 (白) 是是是，老朽领教。
 海瑞 (白) 赵寅兄请便坐。
 赵汴湖 (白) 卑职伺候。
 (赵汴湖旁坐。)
 海瑞 (白) 汪老先生，顾慥告你骗财赖婚，有何辩词！
 汪宏 (白) 治生无子，只生一女，未曾许字与人。上月廿八日乃拙荆贱辰，适有顾慥同了生员魏应科携带金银财宝之物，前来求亲，治生见其殷勤恭敬当时应允。不料入内拙荆已在内庭酒席之上，当面将小女许配冯三元为妻，治生只得敬烦媒人魏应科退还顾家聘礼，也是情理。不知顾慥为何竟起诉讼？求老父台明见！
 海瑞 (白) 哦，这就难怪了，请至号房待茶。
 汪宏 (白) 遵命。
 (汪宏下。)
 海瑞 (白) 赵寅兄！
 赵汴湖 (白) 在。
 海瑞 (白) 将冯三元、顾慥一千人犯带上来！
 赵汴湖 (白) 冯三元、顾慥一千人犯带上！
 (冯三元、冯莲芳、顾慥、魏应科、王三、驴形同上。)
 赵汴湖 (白) 带到。
 海瑞 (白) 请！
 (赵汴湖坐。)
 冯三元、
 顾慥、
 魏应科 (同白) 生员叩见父师太爷！
 冯莲芳 (白) 禀太爷：我兄弟悬灯结彩娶我表妹，是初七的好日子。
 (顾慥低声埋怨魏应科。)
 顾慥 (白) 老魏，初七日，初一你害了我了！
 冯莲芳 (白) 如今把我们关在城隍庙，耽误三四天工夫，误了我兄弟吉期，岂是为民父母的心肠吗？
 海瑞 (白) 为女子当以贞静为贵，行不动裙，笑不露齿，虽然持家助内，也不该越了四德三从！
 冯莲芳 (白) 老父台，你说的是一派闲话，我父母早已去世，你叫我从谁呀？
 海瑞 (白)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你今尚未嫁，理应从你胞弟之命。

冯莲芳 (白) 我不听从我兄弟，难道还听从别人不成么？

海瑞 (白) 闺阁女子不可干预外事！你的门首乃是官马大道，岂有不许行人来往之理？为此一事，今日公堂之上，众目之前，实为羞耻，令先尊之体面就此由你所辱也。

(冯莲芳羞。)

冯莲芳 (白) 哎呀呀，这是太爷同二尹叫我来的，怎么反说到公堂丢丑呢？

海瑞 (白) 你若安守闺训，谁差人传你来，话虽如此，谁无兄妹，谁无儿女，吾乃一县之主，是为父母之官，你虽是绅士之女，即吾子民，即吾之女也。子女有错不得不唤来训戒，谅也无人笑话。你且膝地坐下，听吾教训！

冯莲芳 (白) 父母示下。

(冯莲芳坐地拭泪。)

海瑞 (唱) 女儿家守闺训莫弄乖巧，
纵然有运筹才也不为高。
古今来奇女子传名不少，
有几个骂街巷掀裙扎腰？
可叹你令椿萱去世甚早！
把一个千金体面露头抛。
最难学花木兰智勇节孝，
从今后绿窗下凤绣鸾描。

冯莲芳 (白) 父母太爷说的都是好话，我心中醒悟了，以后自当改祸为祥，摘了禁人牌，修桥补道，让人行走。谨守闺房，再不敢横行乡党，父母施恩！

海瑞 (白) 这才是正理。下面歇息，候审！

冯莲芳 (白) 谢太爷。

(唱) 谢太爷行仁慈妙语开导！
正所谓甘棠树恩高义高。

顾慥 (白) 哈哈，你这女阎王再也称不了罢？

冯莲芳 (白) 我女阎王没勾你家什么人去！

海瑞 (白) 哼，还不下去！

冯莲芳 (白) 王八羔子要多嘴呢。

(冯莲芳下。)

海瑞 (白) 王三！

王三 (白) 在。

海瑞 (白) 你乃赶脚贫民，为此一事，误了几日生理。

书吏 (白) 有。

海瑞 (白) 取库银一千铜钱赏他去罢。

书吏 (白) 铜钱在此，王三谢过老爷去罢！

王三 (白) 叩谢大老爷！正是：

(念) 运去逢凶女，时来遇清官。

(王三下。)

海瑞 (白) 魏应科。

魏应科 (白) 在。

海瑞 (白) 本县已知此案内中详细。但是你这伤从何而来？照实讲来？

魏应科 (白) 禀父师，生员的伤，实乃是汪宏家丁打的。

海瑞 (白) 哈哈，你统领庄丁带着顾慥去抢亲，误抢了鄢懋卿夫人，因此被打。你怎么又赖汪宏家人打的？好一个可恶的秀才呀！

魏应科 (白) 哎呀呀父台青天神见，顾慥抢亲是实，生员却是未去。生员这伤真是在顾家被鄢懋卿的家丁打的。句句实情，父台施恩！

海瑞 (白) 做红媒原无不是，赖伤却不应当。跪上来！

魏应科 (白) 是。

(海瑞取签。)

海瑞 (白) 伸手打你三板，以为后戒。

魏应科 (白) 父台开恩！

(海瑞打魏应科三下手心。)

海瑞 (白) 罚顾慥纹银五十两，与你养伤。

魏应科 (白) 谢父台神明。

(魏应科下。)

海瑞 (白) 顾慥，自古书中有云：美女颜如玉，无志且莫贪。为男子者只要立志成名，何患中馈乏人？汪宏之女既然辞退，你又为何强求？

顾慥 (白) 生员费了数千金聘礼，妻室被冯三元夺去，岂不笑话。老父台详察！

海瑞 (白) 求婚在次，你恃富逞雄，抢劫命妇，该当何罪？本县念你斯文，替你成全，你要知轻识重。

顾慥 (白) 父台成全！

海瑞 (白) 不但成全，还有一段婚姻，本县替你作伐。

顾慥 (白) 请问父台是哪一家？

海瑞 (白) 你不必细问，管保门当户对，料理家务，内助第一便了。

顾慥 (白) 如此感谢父台深恩，没齿不忘。

海瑞 (白) 下面伺候！

顾慥 (白) 是。

(顾慥下。)

海瑞 (白) 冯三元！

冯三元 (白) 在。

海瑞 (白) 本县将汪小姐断与你。但是你令姐尚无归宿，汝心何安？

冯三元 (白) 禀父母：生员家姐命运多舛，屡次定婚不利男家，故此无人问聘，因此迟迟。

海瑞 (白) 本县今将令姐许配顾慥，成就百年之好。一释三家之仇怨，二结两姓之丝萝，你意如何？

冯三元 (白) 老父师大德，敢不从命。

海瑞 (白) 好，下面与令姐说明。

冯三元 (白) 是。

(冯三元下。)

海瑞 (白) 请汪大人与顾相公！

人役甲 (白) 请汪大人与顾相公！

(汪宏、顾慥同上。)

汪宏、
顾慥 (同白) (治生) (生员) 在。

海瑞 (白) 汪老先生，顾慥既起讼端，恩义已绝。令媛自当归于冯三元乃是正理。

汪宏 (白) 父台天断。

海瑞 (白) 顾贤契，你乃士子英华，未可虚内，汪大人令侄女冯莲芳乃女中之丈夫。本县约同汪大人为媒，作合你二人百年之好。当堂一拜，就用本县执事，送归花烛。

顾慥 (白) 父台垂爱之至，生员敢不遵命。但是冯家女子是八败运，生员惹她不起！

海瑞 (白) 无妨，有文曲星照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来！

人役甲 (白) 有。

海瑞 (白) 吩咐鼓乐吹打起来，冯生员扶了冯小姐上堂。

人役甲 (白) 下边听者：吩咐鼓乐吹打起来！冯相公扶了冯小姐上堂！

(冯三元扶冯莲芳同上。)

海瑞 (白) 顾慥贤契交拜！

汪宏 (白) 请拜堂！

(顾慥与冯莲芳交拜。)

顾慥 (白) 老父台、汪大人请上，晚生叩拜！

海瑞、
汪宏 (同白) 不消。

(顾慥拜。)

海瑞 (白) 今乃良辰吉日，汪老先生先将顾慥、莲芳陪回贵第花烛之后，冯贤契便可迎娶汪小姐合卺，本县再来贺喜。

汪宏、
冯三元 (同白) 遵命。

海瑞 (白) 吩咐执事、鼓乐、人马、轿夫送新贵人回第！
 (众马轿，众人役同上，冯莲芳、顾慥同上马，冯三元、汪宏同拜海瑞，冯三元、汪宏同下。)

海瑞 (白) 请！
 (众百姓同喝彩，同拍掌喊。)

众百姓 (同白) 好清官，好青天啊！

海瑞 (白) 对百姓去说：鄢懋卿家丁鄢富钉肘收监，必然申请上司奏办。他等各安生业去罢！

人役甲 (白) 鄢懋卿家丁鄢富钉肘收监，必然申请上司奏办。他等各安生业去罢！
 (众百姓、众妇女同下。)

海瑞 (白) 退堂！
 (众人同下。【吹打】。执事全堂、顾慥、冯三元、汪宏、花轿同上，过场，同下。)

【第八场】

(汪太、冯氏同上。赵汴湖暗上。)

赵汴湖 (白) 哎呀，又来了打官司的了。
 冯氏 (唱) 步踉跄顾不得太宰体面，
 哭啼啼直奔到淳安县前。
 进头门见公堂犹如五殿，
 叫汪太上前去击鼓鸣冤！

汪太 (白) 冤枉！
 (【急急风】。众人役、海瑞同上，众人役同阻汪太。)

海瑞 (白) 且慢！
 (唱) 因何故到公堂大声叫喊？
 带上堂有本县细问根源！

(汪太跪，冯氏立。)

海瑞 (白) 你们为了何事，闹上公堂来了？
 汪太 (白) 禀太爷，此乃太宰汪大人的夫人。
 海瑞 (白) 呀，汪老夫人因何到此？你是何人？
 汪太 (白) 小人乃是汪府家人名叫汪太。只因我家夫人为了顾慥强逼婚姻之事，带了小姐来至公堂呈禀。行至西门外十里堡地方，被海贼徐海将小姐抢劫去了。夫人同小人前来喊冤，求太爷拿贼！救小姐的性命啊。

赵汴湖 (白) 这还了得！
 汪太 (白) 太爷呀！
 (唱) 江洋盗抢小姐老奴亲看，
 差兵役拿强盗叩求青天。

海瑞 (白) 哎呀！
 (唱) 那海贼在宁波路途遥远，
 抢劫人到淳安大胆欺天。
 (白) 汪太，那海贼人有多少？

汪太 (白) 有一百余人，都是假扮小生意、小百姓模样，抢了小姐由西门而走。临走之时，那贼徐海言道：叫我们带数万两金银方可将小姐赎回。

冯氏 (白) 哎呀老父台。快快命人拿贼！救我小女性命啊。
 (冯氏哭。)

海瑞 (白) 那强盗回海既由西门而走，必绕东门而行，本县带人打从东门堵拿众贼便了。
 人役们！

众人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快备马伺候！
 (四兵丁、鄢贵、鄢懋卿、宗礼同上。)

赵汴湖 (白) 啊堂翁，宗将军同鄢大人来了！
 海瑞 (白) 哎！
 (唱) 心似箭马蹄忙旋风一片，
 宗礼 (唱) 进仪门见县令人役声喧。

(白) 寅兄，鄢大人到此。
 海瑞 (白) 啊，哪一个鄢大人？
 鄢懋卿 (白) 海先生，我乃总理监政鄢懋卿特来拜会，有事相商。
 海瑞 (白) 哦，原来是监政大人！卑职有要事不得伺候。
 来！
 众人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带马！
 鄢懋卿 (白) 住了，海刚峰你太欺人了！何故把我家丁捆绑游街？我来请教与你，又故意不理，难道说淳安县不是皇上的地方么？
 海瑞 (白) 哈哈，大人言得极是。无奈此地出了抢劫重案，卑职捉拿海贼事大，只得少陪了。
 带马！
 (鄢懋卿阻拦。)
 鄢懋卿 (白) 住了，海刚峰必要说个明白再走。
 冯氏 (白) 呀！你既为监政大人，也要使下裕国便民的主意，现在汪太宰之女被贼人抢去，知县带人捉拿贼寇，为何你反来阻拦呢？
 鄢懋卿 (白) 这是谁家妇女？
 赵汴湖 (白) 这是汪宏太宰的夫人。
 鄢懋卿 (白) 原来是汪夫人。
 冯氏 (白) 住了！
 (唱) 我女儿被人抢生死难免，
 居大官你为何不灭狼烟？
 (冯氏碰鄢懋卿。)
 鄢懋卿 (白) 你女被贼抢去，与我何干？为何碰我？
 宗礼 (白) 太夫人息怒，吾等自有调停。
 汪太 (白) 夫人请住手，有话好讲呀。
 (冯氏放手。)
 鄢懋卿 (白) 凶得很！
 海瑞 (白) 赵二衙！
 赵汴湖 (白) 在。
 海瑞 (白) 本县带领民兵从东门而去，迎头堵贼，捉拿海寇。所有监中囚犯，一概不许擅放！倘若疎失，本县回衙，定必严参治罪。
 赵汴湖 (白) 是。
 海瑞 (白) 汪夫人暂请回家！捉获盗贼，小姐必有下落。
 (唱) 宗礼兄你带兵从西门追赶！我带民兵向东门堵截，你我各自分途追赶便了。
 我和你遭不幸地方变乱，
 (海瑞下。)
 宗礼 (唱) 分头去捕拿贼休得迟延。
 (宗礼下。)
 冯氏 (唱) 汪太呀！
 (唱) 既然是文武官都去追赶，
 快回去报太宰切莫隐瞒。
 汪太 (白) 回去罢。
 (汪太、冯氏同下。)
 鄢懋卿 (白) 唉！
 (唱) 这是我走鬼路时乖运蹇！
 偶遇着海知县忙着查案。
 (白) 赵二尹！
 赵汴湖 (白) 卑职在。
 鄢懋卿 (白) 海瑞将我家丁捆往哪里去了？
 赵汴湖 (白) 收禁在监。
 鄢懋卿 (白) 收了监了？
 赵汴湖 (白) 是。

鄢懋卿 (白) 可恶！赵老爷烦你开了禁，将他提出！
 赵汴湖 (白) 小官不敢。
 鄢懋卿 (白) 却是为何？
 赵汴湖 (白) 堂翁吩咐过了，不准擅开监狱。
 鄢懋卿 (白) 这是我叫你开的，怕什么呢？
 赵汴湖 (白) 虽然大人作主，可知各有专司，各有专管，没有本县的言语，小官不敢奉命。
 鄢懋卿 (白) 呸！
 (唱) 芝麻官也敢藐视大宪，
 且出出这怨气谁敢阻拦？

(鄢懋卿打赵汴湖，众人役同拦。)

赵汴湖 (白) 你要劫牢抢狱么？
 (唱) 你本是严府的门下鹰犬！
 来到了淳安县乱打官员。

(赵汴湖击鼓。)

赵汴湖 (白) 众衙役听者！有强盗要劫牢狱，快来救应啊！

(书吏、门子内同应。)

赵汴湖 (白) 快取兵器来捉住强盗哇！
 鄢贵 (白) 老爷快走！
 鄢懋卿 (白) 哎呀呀，淳安县成了个什么地方了！

(鄢懋卿、鄢贵同跑下。书吏、门子拿棍棒刀枪同上。)

书吏、
 门子 (同白) 赵老爷，强盗哪里去了？
 赵汴湖 (白) 噫嘻噫嘻，书役们，哪里有什么强盗，就是那鄢懋卿，竟自要打开牢狱，放出他家丁鄢富。我急了这样打鼓喊叫。倒把他吓跑了。

书吏、
 门子 (同白) 原来如此。我们当是真来了强盗劫狱哩。
 赵汴湖 (白) 鄢懋卿此去必不干休，太爷又出城拿贼去了，你们要齐心协力保护衙署，防范监牢要紧！

书吏、
 门子 (同白) 老爷吩咐的是。
 赵汴湖 (白) 随我监中走走！
 (唱) 保衙署守监狱无限风险！
 但愿得海堂翁捉贼回转。

(众人同下。)

【第九场】

(四喽兵背包袱抬箱子同上，李兴背包上，徐海上。)

徐海 (唱) 顾家庄真富豪打抢不尽，
 最可惜遍地下全是金银。
 (白) 孤家适才在顾家庄劫抢一番，他家果然富豪，金银财宝，难以搬尽。
 众将！

四喽兵 (同白) 有。
 徐海 (白) 不消到冯家去了，趁早往东门逃回海上去罢！

(【内喊声】。)

徐海 (白) 后面喊声连天，尘土大起，追兵赶来。
 众将！

众喽兵 (同白) 有。
 徐海 (白) 抬了金银箱笼走去！
 先锋官！

李兴 (白) 有。
 徐海 (白) 随孤家杀退追兵！
 李兴 (白) 寨主啊，你叫我抢东西可以，杀人我不会。

(李兴发抖。)

徐海 (白) 李兴, 你两膀有千斤之力, 孤家才挂你以为前站先锋。事到临头, 怎么说不会杀人?

李兴 (白) 哎呀大王爷呀, 我从小连鸡都不敢杀, 哪敢杀人呢? 你老放我做先锋, 我只当是叫我引路指着谁家有钱你好去抢。若是说还叫我杀人哪, 我就不敢来投军了。

徐海 (白) 李兴儿孤不用你杀人, 只要你拿出平生的力气来挡住追兵, 孤好逃走, 就是大大的一功。

李兴 (白) 大大大王, 我力气倒有, 怕他们拿刀杀我呀。

徐海 (白) 真是个酒囊饭袋的, 这便怎么处?

(〔内喊声〕。)

徐海 (白) 哎呀!

(唱) 那追兵齐呐喊声如雷震!
快施展千斤力吓退追兵。

李兴 (白) 哎呀, 我心里怕的很, 哪位老爷救救我? 南无观世音菩萨, 救命救命哪!

徐海 (白) 这小子活见了鬼了。

(唱) 你本是大先锋敢违军令?

李兴 (白) 逃了罢?

徐海 (白) 哪里走?

(唱) 你退兵孤家吾保护金银。

(徐海下。)

李兴 (白) 害煞我也!

(唱) 一人落后谁来救我命?
吓得我魂不附体胆怕心惊。

(〔内喊声〕。)

李兴 (白) 哎呀呀, 追兵赶到如何是好? 有了, 那旁有两块大石, 我把石块拿在手中, 抵挡一回, 倘若保全性命, 也未可知。

(李兴取石。)

李兴 (白) 倒也顺手。

(唱) 今日里看上去该我命尽,
无奈何拿大石拚个死生。

(四兵丁引宗礼同上。)

宗礼 (白) 呔! 海贼休走!

(李兴拿大石打宗礼, 宗礼、四兵丁同败下。)

李兴 (白) 哈哈。

(唱) 我只说那官兵格外凶狠,
又谁知不及我打柴之人。

(白) 哎呀呀阿弥陀佛, 难星过了。我当官兵有多大本领, 原来都是纸糊的假老虎, 被我一顿石头, 碰得他们螃蟹抱西瓜, 滚的滚, 爬的爬, 都跑回去了。不要伤了大王, 待我赶上前去, 拿石头再碰几碰啊。

(唱) 大石头当兵器居然得胜,
放大胆向前去把大王找寻。

(李兴下。)

【第十场】

(〔吹打〕。执事全堂、顾慥同上, 冯莲芳红盖头蒙头上, 冯三元、汪宏同上。〔牌子〕。)

顾慥 (唱) 我顾慥虽有钱难以拗命,
爱美妻反娶了八败星君。
海知县父母官又贤又狠,
他主婚倒叫我不敢不遵。

(家丁上。)

家丁 (白) 禀家爷, 大事不好了!

顾慥 (白)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

家丁 (白) 那海寇徐海带领一百余贼，打进咱家府下，金银财宝抢去一半。

顾慥 (白) 哎呀！

(顾慥摔下马。)

顾慥 (白) 怎么着，海寇抢劫吾家？

家丁 (白) 正是。

顾慥 (白) 这便怎么处？

冯三元、
汪宏 (同白) 这还了得。

冯莲芳 (白) 哈哈！

(冯莲芳揭去盖头。)

冯莲芳 (白) 好海贼，竟敢劫抢我家？反了哇反了！

(唱) 冯姑娘刚嫁来还未衾枕，
海毛贼劫金银藐视钗裙。

顾慥 (白) 呸！

(唱) 我说你八败星人不肯信，
未成亲先被抢招祸之根。

(白) 原说你是八败星，未进我家，先被强盗劫抢，你真是到一家败一家也。

冯莲芳 (白) 哎哎哎可急死我了！

(唱) 我本是女丈夫你休错认，
当家计振事业可算能人。
若说是被贼抢我会本领，

(冯莲芳夺棍。)

冯莲芳 (唱) 提几个海强盗重整家门。

(冯莲芳下。)

家丁 (白) 大爷，冯小姐前去赶贼，如飞而去了！

顾慥 (白) 众家丁，一齐赶去，保护小姐！

家丁 (白) 是。

(家丁下。)

顾慥 (白) 她岂是那海贼对手哇！

(唱) 不怪我不怪她总是家运，
前遭官后遭贼祸患不轻。

(白) 事已如此，就请舅爷同表岳丈大人，众位亲友到我舍下歇息。多差庄丁前去保护小姐便了。

汪宏、
冯三元 (同白) 言之有理。请啊！

(同唱) 但愿得此一去无有伤损，
急速去派家丁搭救钗裙。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四喽兵、徐海、四兵丁、宗礼同上，同打，徐海败，李兴拿大石上，打宗礼，四兵丁、宗礼同败下。冯莲芳上。)

冯莲芳 (唱) 听此说不由我七窍火冒！
真果是菩萨心点化气消。

(李兴上。)

李兴 (白) 哪里走？

(冯莲芳、李兴同起打，同扭下，四人役、海瑞同上。)

海瑞 (唱) 只听得喊杀声人头滚滚，
大路边又来了海寇一群。

(四喽兵、徐海同上。)

海瑞 (白) 哇，众海寇休走，淳安县海老爷在此，特来劝你等归降，快快倒戈，听吾吩咐！

徐海 (白) 住了！生死之际，难以论文说理，众喽兵抢了海太爷好生抬着走！

(四喽兵同打四人役，同架海瑞，海瑞骑在二喽兵颈上走。)

海瑞 (白) 陡！胆大海寇，好好听本县训道！

徐海 (白) 不必多言。

喽兵！

四喽兵 (同白) 有。

徐海 (白) 抬着快走。

(四喽兵同应下，徐海下。)

(完)